

上接 C01 版

孕育一座城市的文化

南睿/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/图

王剑冰

今天见到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,讨论的也是一个文化话题,而且是在《郑州晚报》讨论与河南省省会城市有关的内容,我觉得很有意义。

前两天曹操墓的新闻让我感触很深,因为这件事河南和河北的争执由来已久,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河南。这个大墓的发掘,立刻提升了河南的文化形象,河南的名片也因此越来越亮丽了。这件事证明了文化发掘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我也由此想到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阿房宫的发掘,可最终连一片焦土都没找到。科学家们不得不也许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过,如果如此,为什么 1000 多年前古人留下了那么多文字记载,我们怎么向后人交代呢? 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,我就很深切地认识到,文化的记载,文化的发掘,文化的探寻都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《郑州晚报》就做了这么一件事,《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 60 年情缘》这本书就是对郑州这座城市 60 年的记载、发掘和探寻。记得 60 年之前,北京提出文明地解放这座城市、文明地拆迁这座城市,当时很多市民都响应号召把老砖带回家里,很多都用来垒了鸡窝。后来政府回收这些旧砖时,人们才知道这是历史、是宝贝。

郑州是一个文明古都,不过它被列为



第八大古都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。所以,郑州有很多这样的砖,还不被人所珍视。我觉得《郑州晚报》出的这本书就是做了一块砖,这是古城的一块砖,这块砖上的含金量是文化的,当然,还有副刊的、文学的,那又是另一块砖,《郑州晚报》不断地做出这样一块一块的砖,就是在还原丰富古都的构架。

我有幸得到了这块砖,我会非常珍惜地摆放,不断地欣赏。

王振洲

作为一份报纸,《郑州晚报》一直都在策划各种不同的选题,但像这样全面立体地关注一座城市的策划还没有,“晚报甲子行”回顾了郑州晚报与一座城市的成长,而“我与郑州晚报”征文则显现出郑州人与郑州晚报的鱼水深情。《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 60 年情缘》收录了这两部分内容。

郑州这座城市,不缺少文化。文化在哪里,它显现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郑州这座城市的变化之大,相信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,我曾骑自行车观光这座城市,很多道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还有一些地方,保留着历史的痕迹。而作为一份报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痕迹记录下来。



马素芳

我对《郑州晚报》有一种特殊情感。我是 1989 年大学毕业来郑州的,虽然来郑州 20 年了,但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郑州的了解都是不透彻的,我真正地了解郑州是到文联之后。

我喜欢通过文字了解一座城市,其中报纸是很重要的渠道,因为它所提供的东西是最现场化的,最丰富的。一份报纸,尤其是晚报,它对一座城市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它是见证城市成长的类似时光标本的东西,也是一座城市的良心所在。

拿到这本书时,我感觉到它很激情很坚硬。因为作为一个媒体,它不仅需要去记录和见证,更需要去质疑和澄清。但在我以前的阅读感受里,以及和《郑州晚报》副刊、周刊的接触中,我又认定它是很柔软的,这来自它始终如一的民间立场,也来自郑州晚报对郑州记忆孜孜不倦的发掘。能在保持新闻的激情和坚硬的同时,不泯灭这种柔软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

比如《观星台》栏目,版面虽然不大,却吸引了一大批的散文作者,尤其是年轻的散文作者。我也通过《观星台》看到了郑州文艺成长的轨迹。所以,在这里,我是感谢《郑州晚报》的。

魏锦城



在座的很多人都与郑州晚报一起见证了 60 年的风雨。60 年对我来说,是还未触及的。但通过《郑州晚报》这份报纸,让我们这些年轻的郑州人,不仅能了解郑州的现在,也能了解郑州的历史。

郑州前 30 年是个什么样子,我们没有经历,也没有机会系统地去了解,而《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 60 年情缘》这本书,把它们集中呈现给我们。我会认真地去读,用心去触摸我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的历史细节。

杨光



多,而真正能够藏之名山、传之后世的经典则越来越少。编辑的编书量逐年增多,而好书稿逐年减少。2009 年在我编辑的二三十本书中,《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 60 年情缘》则是一本能让我激动、连连称道的好书。

关于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诸多审美感受就不说了,我想说的是,这本书颠覆了我的认识,对郑州这座城市的,对晚报人的。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,情感的潘多拉魔盒仿佛一下子被打开,阅读文字所产生的不同情感时时撞击着自己的心灵:为这座城市 60 年来的变化而惊叹;为晚报记者的勇担大义、惩恶扬善的精神所感动,为媒体舆论在推动城市文化、经济、建设中的作用而震撼;为众多作者与这张报纸间真挚的情感而潸然泪下。

在这个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年代,出书已变得不再神圣,年出书量越来越

因为要赶在 2009 年出版,时间紧,难免会有错误,也算是喜悦中的遗憾吧。

赵富海



俗化。那一年,是在省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,一个骄阳似火的夏天,周政站立舞台中央,一排人列队上前揭发,他既要不停地扶眼镜,还要站立作记录。我是在这么个场合听到这两句办报路线的“核心内容”的。

我结识郑蓝云是在 1965 年,我参加市委五好劳动竞赛工作组,受到市委党刊《郑州通讯》的表扬,晚报副刊约我写稿,我接二连三地给晚报投稿,接到的是郑蓝云的热情退稿信,他说:“富海同志,要积累生活,多观察,多锤炼,不要急于发表,稿子有基础,我们一块儿商量改。”作为通讯员的我,接到的不是铅字退稿信,已知足。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,郑蓝云骑车来到酒精厂帮我改稿,进屋,他没顾上打扫身上的雪,先说周政批评了他,不能在办公室改稿,不能一回信了之,要下去和通讯员交朋友。郑蓝云的宽厚、真诚感染了我,我写得少,发得少,发与不发,郑蓝云都会有亲笔回信。这个做法,我学了,用在我办报、办刊与作者的交流中。

还有三个校对,我印象十分深刻,他们敬业程度之高让人咋舌。稿子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个的字和标点。有个校对,甚至连和别人对话都习惯性地吧标点符号脱口而出。正是有这么多人投入的人,才会有准确的记录。报纸是凝固的历史,一旦出错,就会沉淀下来,影响重大。历史是容不得半点疑点的。

其实说这么多,我只是想表达我对报人的感谢。能够促成《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 60 年情缘》的出版,也算是报答郑州晚报对我的培养之情吧。

做了半辈子晚报的通讯员,有两个报人我终生难忘,一个是《郑州晚报》的总编周政,另一个是副刊主任郑蓝云,尤其是郑蓝云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,是郑蓝云将我的写作兴趣点燃,无论写好写糟,我从未放弃,一路写到花甲。他们当时怎么想的,我无从知晓,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、负责,也就是现在说的敬业精神,深深地影响了我。要说这几十年,我写作是业余作家,办报、办刊、编书也是业余的。我无缘受他们的领导,学他们是“抽象继承法”。

周政任《郑州晚报》总编时,曾提出晚报的风格和特点,应是新、杂、广;晚报应当像公共汽车一样,人人都能坐。1966 年夏天,开他的批判会,将他办报“新、杂、广”视为修正主义办报路线,“公共汽车”是把党报庸